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廉明奇判公案 第六章 威逼類

雷守道辨僧燒人

四川成都府，有一升仙寺，景致幽雅，梵宇弘麗。往來客旅莫不遊玩，騷人墨客，多有題詠。寺僧百有餘人，皆清高富貴，兢兢養美好侍者，教之經卷，兼通歌舞。其寺每年二月初一作大齋醮，嘗度本寺二人，或僧或道，功行完滿者成佛。所度之人，必七日前減省飲食，令餓得清瘦。至期，僧眾架起高臺，堆積乾柴於上，又四圍皆積柴為火城，然後鼓樂喧鬧，幢幡擁護。超度二人，端坐高臺柴上，僧道士民，皆望臺膜拜，可消災獲福。府縣官員，皆要來行香。拜奠訖，乃故著火城，將二人燒化，謂之超度升仙。遞年傳下如此，人皆信之，瞻奉施捨，惟恐弗及。一日，有會試舉人湯成譽、傅宗堯二人，往寺閒遊，見其侍者俊秀，與之頑耍求歡。諸僧吃醋，遂禮請飲茶，哄二舉人入禪室深室，將鐵鎖扣住，絕其飲食。每日只將粥半碗，戀其氣勿絕，餓得黃瘦昏迷，目無見、口無聲。至二月初一日，送上火臺超度。各官照常年都來拜奠。正將放火時，雷繼煥為分守道，見臺上二人目若垂淚者。雷道心思：「既度他作佛，何故下淚？必有其故。」即令火停放，命手下接臺上二人下來問之。及下臺，觀看其二人，皆瘦黑不象人，問不知應。解其衣看之，則遍體都以小繩縛不能伸動。乃悉令解之，抬入衙中，漸漸保養，過兩日，方省人事。又優養兩日，其人漸復常能言語矣。雷道召問之。湯成譽乃敘其由曰：「我二人乃舉人某某，將往會試。因游升仙寺，與其侍者戲頑，觸此禿僧恨怒，哄入深室監禁，皆餓幾不能生。又將索遍身緊縛，送上火堆。此時氣已近絕，已不能叫。幸得明公救之，真生死而骨肉也。」雷道聽得，即速點兵掃寺捉拿。時已逃去大半，止拿得僧海曇等四□二人來，將嚴刑拷問。僧海曇等，乃供出往年所超度者，盡非本寺僧道，皆是他方行腳，及遠處客旅在寺攪擾生事者。其囚禁之法，都似治此二舉人一樣，上世傳下如此，非徒一年、一人之故也。雷道乃一面出榜文四處捕其逃僧，一面將住持為首數僧擬死，拆毀其寺。告示論眾曰：

「欽差分守成都道僉事雷，為除左道以正巡風事：照得人惟倫理最大，惟聖道最可信。外此尚佛，違聖道者也，僧叛倫理者也。故善則召祥，不待禮佛。惟天養德，豈在燒香。間有靈庵顯寺禱求應驗者，此但其事偶爾相符耳。寧有命應窮而佛能使富，事應禍而佛能轉福哉？即使有神應夢寐，決休咎者，亦人心之誠，則民生非以佛之故也，抑或山川精靈則有之。故神惟外稷城隍可敬信，而諸佛菩薩寺不可為彼所惑也。近見升仙寺僧，常將外人饑餓，制縛置中之高臺焚化，謂超度成佛。反哄愚民拜之求福，遞年枉死，何有底極。佛若有靈，豈助若等為此劇惡。今已訪出，毀其淫祠，誅其凶僧，其逃走在外者，已行文各處捕治。今後士民宜明倫理，尊聖道。毋信異端入寺燒香，毋實行惡逆而欲媚神，以求福燒香以蓋愆，直掩耳偷鈴，其將欺天哉！為此，合行出給告示，曉諭軍民人等知悉，遵守毋違，須至示者。」

此時，雷道除此燒人之毒，又出示，使人知聖道之當尊，佛說之為妄，皆信服其化。大巡聞其能，保薦推為第一，遂超升河南布政。其後子孫累世科甲相繼，則以其陰德及人，能辟左道之妄也。

姚大巡辨掃地賴奸

河南登州府霽照縣，有民黃士良，娶妻李秀姐，性妒多疑。弟士美，娶妻張月英，性淑知恥。兄弟同居，妯娌輪日打掃。如今日李氏掃地，則箕帚在李氏房，明日方交與嬸。明日張氏掃，則箕帚在張氏房，後日又付與姆。率以為常，永不改易。時數日前，士美往莊取苗，及重陽日，李氏在小姨家去飲酒，只士良與弟婦張氏在家。其日輪該張氏掃地，張氏將地掃完，即將箕帚送入伯姆房去，意欲明日免得臨期交付，而士良亦已出外，殊不知也。及晚，李氏歸見箕帚在己房內，心料曰：「今日嬸娘掃地，箕帚該在伊房，何故在我房中？意者我男人扯他奸，故隨手帶入，事罷卻忘持去乎？」晚飯後，問其夫曰：「你今幹甚事來？可對我說。」夫曰：「我未幹甚事？」李氏曰：「你今奸弟婦，何故瞞我。」士良曰：「胡說！你今日酒醉發酒風耳。」李氏曰：「我未酒風只你風騷忒甚。明日斷送你這老頭皮，休連累我也。」士良心無此事，便罵曰：「這潑皮賤婦，說出沒付度話，討個證做來便罷；若懸空誣捏，便活活打死這潑婦。」李氏曰：「你幹出無恥事，將打來嚇我？便討個證做與你！今日嬸娘掃地，箕帚該在他房，何故在我房中，豈不是你扯他姦淫，故隨手帶入來乎！」士良曰：「他送箕帚入我房，那時我在外去，亦不知他何故送來，怎以此事證得？你不要說這無恥話，恐惹傍人取笑。」李氏見夫陪軟，越疑是真，大肆呵罵。士良發起怒性，扯倒亂打。李氏又罵及嬸子身上去。張氏聞伯與姆終夜吵鬧，不知何故。潛起聽之，乃是罵己與大伯有奸。欲辨之，彼二人方暴怒，必激其廝打，又退入房去。卻自思曰：「我開門伯姆已聞，又不辯而退，彼必以我真有奸，故不敢辯。欲再去說明，他平素是多疑妒忌的人，又觸其怒，終身被他臭口。且是我自錯，不合送箕帚在他房去，此疑難洗，污了我名，不如死以成志。」遂自縊死。次早飯熟，張氏未起，推門視之，則縊死於樑上。士良計無所措。李氏曰：「你說無奸，何怕羞而死？」士良難以與辯，只遣人去莊趕弟。及士美回，問妻死之故，哥嫂答以夜中無故，彼自縊死。士美不信，赴縣告曰：

「狀告為生死不明事：美娶張氏，素性賢淑，與兄士良、嫂李氏，同居共爨。今月初六，美因上莊。初九日夜，妻獨在家，無故縊死，人命重事，乞究因由，死者瞑目，生者無怨。迫告。」

陳知縣拘來，問張氏因何縊死。黃士良曰：「弟婦偶沾心痛之疾，不禁苦楚，自忿縊死。」士美曰：「小的妻子素無此症，若有那痛，何不叫人醫？此不足信。」李氏曰：「嬸娘性急，夫未在家，心痛又不肯叫人醫，只輕生自死。」士美曰：「小的妻性不急，只為人口訥怕羞，此亦不信。」陳公將士良夫婦起，士良不認，李氏受刑不過，乃說出曰：「我與嬸娘每輪日掃地。初九日該嬸娘掃，我在人家請飲酒，至晚歸來，箕帚放在我房內。我疑男人扯嬸有奸，故將箕帚隨手帶入我房。兩人自角口廝打，夜間嬸娘自縊死，不知何故。」士美曰：「此可信矣。但老爺參詳有無姦情，生死明白。」陳知縣曰：「若無姦情，彼不縊死。此欺奸弟婦，士良該死的矣。」即將拷打，勒逼招承。過了五載，其年該出。適南直姚尚賢升河南巡按，審重犯之獄及欺奸弟婦這卷。黃士良上訴曰：「今年小囚該出矣。人生世上，王侯將相終歸於盡，死何足惜。但受惡名而死，雖死不甘，吾將訴之上帝，以白此冤。」姚大巡曰：「你經幾番審錄矣，今日更有何冤？」士良曰：「我本與弟婦無奸，可剖心以示天日。今卒陷於此，黷味以死，使我受惡名，弟婦有污節。我弟疑兄、疑妻之心不釋。一獄而三冤，何謂無冤？」姚大巡將案卷前後反覆看過，乃審李氏曰：「你以箕帚在房，證出夫奸嬸，你明白矣。且問你，當日該張氏掃地，其地都掃完否？」李氏曰：「前後棟各處都掃完了。」又問曰：「其糞箕放在你房，亦有糞草否？」李氏曰：「已傾乾淨，並無糞草了。」姚院乃曰：「地已掃完，糞早已傾，此是張氏自以箕帚送入伯姆房內，以免來日臨期交付，非干士良扯他奸也。若是士良扯奸，則地未必掃完，若掃完而後扯，則糞箕必有糞草；若已傾糞草而後扯，則又不必帶箕帚入房，此可明其決無奸矣。其後自縊者，以己自錯，不合送箕帚入伯姆房，啟其疑端，辯不能明，污名難洗，此婦必畏事知恥的人，故分一死以明志，非是以有奸為慚也。李氏陷夫於不赦之罪，誣嬸以難明之辱，致叔有不釋之疑，皆潑婦之無良，故逼無辜於斃死，合以威逼擬絞。士良該省發。」士美磕頭曰：「吾兄平日樸實，嫂氏素性妒忌，亡妻生平知恥。小的向日告狀，只疑妻與嫂氏爭忿而死，及推入吾兄奸上去，使我蓄疑不決。今老爺此辨極明，真生城隍也。一可解我心之疑，二可雪吾兄之冤，三可白亡妻之節，四可正妒婦之罪。願萬代公侯矣。」李氏曰：「當日丈夫不似老爺這辨，故我疑有奸。若早些辨明，我亦不與他打罵，老爺既赦我夫之罪，願同赦妾之罪。婦人愚魯，以致妾疑，今知悔能改耳。」士美曰：「死者不能復生，亡妻死得明白，我心已無憾。要他償命何益。」姚院曰：「法應死，吾豈能生之？」姚院判曰：

「審得犯婦李氏，心多妒忌，性積猜疑，空捏嬸奸，逼雉經於五夜。妾證夫罪，陷在狂者屢年。同呂雉之忍心，笑指戚姬為人

斃；似武牝之毒手，強推帝子落房州。悍牝司晨，維家之索。長舌煽佞，方是用長。不誅無以儆惡於後人。擬絞惟以償命於逝者。」

按：前鞠官，怪就張氏繞處猜情，故皆以為有奸而死。姚令就從箕帚中審掃地完否，有無糞草，情即昭然可辨，何等明白顯易。此所以為卓見遠識，可為察疑獄者之龜。

康總兵救出威逼

山西道太原府河曲縣，生員胡居敬，年方□八，父母雙亡，又無兄弟，家道清淡，未娶妻室。書讀未高，在宗主中考四等，被責歸家。發憤將家資田宅變賣，得銀六□兩，將往南京從師讀書。至江中，遭風覆船，舟中諸人皆溺死。居敬手抱一木板在手，隨水流近淺處，得一漁翁安慈救之，以衣服與換，又以銀贈之盤纏。居敬拜謝。問其姓名居止之所而去。居敬思：「回家則益貧無倚，況久聞南京風景佳麗，不如沿途乞食挨到那裡，又作區處。」及到南京遍謁朱門，無有施濟之者。衣冠藍縷，日食難度，乃入報恩寺求為和尚，掃地燒香卻又不曾，和尚要逐之去。一老和尚僧率真問之曰：「你這沒用，只會幹甚事？」居敬乃曰：「不才山西人氏，忝係生員，欲到京從師。不意中途覆舟，行囊蕩盡，故流落至此，諸事那會幹？倘師父憐念，賜我盤纏，得還鄉井，永不忘德。」僧率真曰：「你歸途遙遠，我那能贈你許多盤纏。況你本意要到京從師；今便歸去，亦虛跋涉一番。不如我供膳，你在寺中讀書，倘讀得好時，京城內各省有人在此，寄學赴考，豈不甚便？」居敬思在寺久處，恐僧徒厭，遂乃結契率真為義父，與寺中諸僧為師兄弟。由是一意讀書，苦心探索，晝夜不息。

過了三年，自覺文章與京城才子相並，遂出赴考，果選取入場，本科即中高第，時弘治庚子年也。僧率真亦自喜作成有功。先時居敬雖在寺二年，罕得去閒遊。既中後，諸師兄多有相請者，乃得遍遊各房。

一日，信步行到僧悟空房去，微聞棋聲在上。從暗處尋，見有樓梯，遂直上樓去，見二婦人在下棋，兩相怪訝。一婦人問曰：「誰人同你到此？」居敬曰：「我信步行到此，你是甚婦人，乃在此間？」婦人曰：「我漁翁安慈之女，名美珠，被長老脫娶在此。」居敬曰：「原來是我恩人之女。」美珠曰：「官人是誰？我父與你有甚恩？」居敬曰：「我是此寺中舉人，前來京墮水時，蒙令尊救拔，厚恩未報。今不意得會娘子也。」美珠曰：「報恩且慢，你快下去。今年有一郎官誤行到此，亦被長老勒死。若是來見，你命難保。」居敬曰：「悟空是我師兄，我同是寺中人，見亦何妨。」又問：「那一位娘子是誰？」美珠曰：「他名潘小玉，是城外楊芳之妻，獨自行往娘家，被長老以麻藥置果子中與他食，因強留在別寺中，夜間抬入此來。」話不覺久，悟空登樓來見，強陪一笑曰：「賢契何知到此？」居敬曰：「我偶然行來，不意師兄有此樂事也。」悟空即下樓，鎖住來路之門。便呼僧悟靜同來，邀居敬至一空房去，四面皆高牆，將索一條、剃刀一把、砒霜一把，遞與胡居敬曰：「請賢契受用此，免我二人動手。」居敬驚曰：「我同是寺中人，怎將我當外人相防？」悟空曰：「我僧家有密誓願，只削髮者是我輩人，得知我輩事。有發著雖親父、親兄弟，不是我輩人，況契弟乎！」居敬曰：「如此，則我亦願削髮罷。」悟靜曰：「你全假話，你歷年窮苦，今始登科，正享不盡富貴之時，官家又將招你入贅，有幾多好事在，你說削髮瞞誰？今不害你，你明日必害我。」居敬指天發誓曰：「我若害你，明日必遭江落海，天誅地滅。」悟空曰：「縱不害我，亦傳害我教門。你今日雖儀、秦舌也是枉然。再說一句求饒話，便動手勒死，免惱我肚腸。」居敬泣曰：「我受率真師父厚恩，願見一面，拜謝他而死。」悟空曰：「你求師父救，亦是問閻王乞命須臾。」悟靜叫率真到，居敬泣跪曰：「我是寺中人，見他私事亦何妨。今師兄苦逼我死，望親父救我。」率真尚未對，悟空曰：「一人之命小，寺門之法長。自古人空門即割斷骨肉，那顧私思。任你求，率真肯救你否？」率真曰：「居敬兒，是你命合休，不須煩惱，死後我必埋屍你在吉地，作功德普度你來生再享富貴。你昔日在江中溺死，屍首尚不能歸土，那得食這幾年糧祿。你求救則死益緊，我只一句話，決救不得你了。」居敬見說得硬，乃泣曰：「容我緩死何如？」三僧曰：「若外人，則不肯緩他；在你，且放緩一步。但今日午時起，明日午時要攢命耳。」三僧出去，鎖住城門。居敬獨立空房中，只有一索懸於梁，一凳子與他橈腳自縊，並一把小刀、一包砒霜，餘無一物。在旁屋宇又高，四圍壁立，壁外皆牆。居敬四顧詳察，已思量在心。近晚來，以杌子打開近牆壁孔，取一直訪，用索繫住，又用刀削壁經為竹釘，將杌子鐙其釘於抱柱。以橈腳將索繫於腰，扳援而上，至於三川枋上，以索弔上直枋，將枋從下撞上，果打開一杌子，有一孔可容身，即從此孔中扒上屋去。時已雞鳴，奈牆外皆僧房，從瓦上踐，恐僧知之，欲待天明有外人入寺，然後從屋瓦上走出求救。

次日早，總兵康尚德欲候大操，見時尚大早，入寺坐候，人馬喧鬧。居敬聞人喝道聲，即高喊：「救命！」康總兵令人去看，從寺瓦上接得居敬下來，向前敘其因撞見婦人，被僧悟空逼勒將殺己，及已扳援上屋之狀。康總兵即命拿二僧。其悟空、悟靜見居敬屋上喊時，早已逃走，只拿二婦人至。康總兵審問明白，差人拘安慈、楊芳來領女去。時楊芳已死，惟拘安慈來認，見女兒美珠，拜謝康爺而去。潘小玉因無親人可倚，自稟康爺曰：「妾夫已死，身無所歸。我與美珠處久情投，已結為姊妹，今願隨他同去，契拜安慈為義父，央他代我擇嫁。」康爺亦許之。胡居敬見安慈來，整備盛筵，接他三人入宅款待，執盞拜謝曰：「小生蒙尊公救命，又蒙厚賜，此情常在心，昨對令愛亦言之。今日已僥倖發科，奈容居冷淡，愧無厚報，敬奉杯酒為謝。後日公但有事囑，我無不聽命也。」安慈見居敬青年舉人，思美珠未有匹配，乃曰：「相公如有念衰老之心，衰老雖捕魚為生，家資頗有足以自給，別不敢干求。只小女無家，尚不相棄，願獻為偏房之妾。」居敬見安慈是個善人，美珠又甚有姿貌，即承許曰：「小生尚未娶，如蒙錯愛，願納為正室，何況偏房乎？」安慈大喜曰：「今日此席即為會親酒，莫待再有異議。」小玉覺微有感容。美珠曰：「妾與小玉結為姊妹，情意相投，小玉又義拜我父。今相公如記我父舊恩，不棄小妾，願更納小玉妹為側室，共奉巾櫛，則兩兩成其美矣。」居敬沉吟未對。安慈又曰：「妻妾最難和諧，今小女一人既相安，願勿遭封菲。」居敬曰：「但恐無此禮，不若為小姨別求好配，豈不美乎！」安慈曰：「古人有娶親姊妹者，歐陽修是也。況結契姊妹，何礙於禮？且好配莫過於相公，安用別求？適聞鈞旨謂『有事囑托，無不聽命』，請以此事為驗。」居敬曰：「令愛固美好，小玉尤嬌媚，恐小婿無此福。故不敢受。今承岳丈嚴命，呵荊雅意，豈敢再辭。」即日與美珠交拜為夫婦，定小玉為次房。好似皇、英，兩兩歸虞舜，燕、德雙雙配漢成。

次年，居敬連登進士，除荊州推官。到夏口江上，見悟空、悟靜、率真在鄰船中。居敬立船頭，令手下拿之。二僧心虧，知無生理，即投水死。率真跪求赦。居敬曰：「汝三年供我為有恩，臨危不救為無情。倘當日被你輩逼死，今日焉得有官？以你恩補罪，無怨無德，任你自去，今後再勿見我便是。」

按：安慈善心，故人因使女得良配；悟空狠心害命，終致身喪江濱。善惡之報，豈有差哉！

邵參政夢鐘蓋黑龍

貴州道程番府，有秀才丁日中，常在安福寺讀書，與僧性慧朝夕交接。性慧一日往日中家相訪，適日中外出。其妻邵秀英聞夫嘗說在寺讀書，多得性慧茶湯，因此出來見之，留他一飯。性慧見秀英容貌美麗，言辭清婉，心中不勝喜慕。後丁日中復往寺讀書，月餘未歸。僧性慧乃以生名，僱二全真道士，假作轎夫，半午後到邵秀英家曰：「你先生在寺讀書，勞神心苦，忽然中風死去。得僧性慧等救醒，尚奄奄在牀，生死未保，叫我二人來接娘子，他有話吩咐你。」邵秀英曰：「何不借眠轎送他回？」二轎夫曰：「寺中長老正要送他回，奈此去程途有□餘里，恐路中冒風，症疾加重。若中風再復，便難救治。娘子可自去看之，臨時主意，或接回或在彼處醫治，有個親人在旁，也好伏侍病者。」秀英聽得，即登轎去，天晚到寺，直抬入僧房深處，卻已整排酒筵在，皆新鮮美味，金銀器皿，如待客人般。秀英曰：「我官人在那房？領我去看。」性慧出曰：「你官人因眾友相邀，去游城外新

寺。今早人來報他中風，小僧去看，幸已清安。此去有路五里，天色已晚，可暫在此歇，明日早行。或要即去，亦待轎夫飯訖，娘子亦吃些點心，然後討火把去。」秀英心生疑來，然又進退無路，只飲酒數杯，又催轎夫去。性慧曰：「此轎夫不肯夜行，各回去了。娘子可寬飲數杯，不要性急。」又令侍者小心奉勸。酒已微醉，乃照入禪房去睡。秀英見錦衾繡褥，羅帳花枕，件件美麗。以燈照之，四邊皆嚴密，乃留燈在，帶衣而寢，終疑慮不寐。及鐘聲下後，性慧從背地進來，近牀摟抱住。秀英喊起：「有賊！」性慧曰：「你雖喊到天亮，也無人來拿賊。我為你費了幾多心機，今日乃得到此，亦是前生夙緣注定，不由你不肯也。」秀英起曰：「野僧何得無禮！我寧死不受辱也。」性慧曰：「娘子肯行方便一宵，明日送你見夫。若不憐憫，小僧定斷送你命，將埋廁中，永不出倫。」秀英喊罵，纏至半夜，被性慧行強，剝去衣服，將手足綁縛，恣行淫污。次日，半朝方起。性慧謂秀英曰：「你被我設計誘來，事已至此，可削髮為僧，藏在寺中，衣食受用都不虧你，亦有老公陪你。若使昨夜性子，有麻繩、剃刀、砒霜在此，憑你死罷。」秀英思：「身已受辱，死則永無見夫之日，此冤難報。不如忍耐受辱，倘得見夫，報了此冤，然後就死。」乃從其披剃妝點。

過了月餘，丁日中來寺拜訪性慧，秀英認得是夫聲音，挺身先出，性慧即趕出來。日中方與秀英作揖，秀英哭曰：「官人認不得我乎？我被性慧脫誘在此，日夜望你來救我。」日中大怒，扭住性慧便打，被性慧呼集眾僧，將日中鎖住，取出刀來將殺之。秀英來奪刀曰：「可先殺我，然後殺我夫。」性慧乃藏起刀，強扯秀英入房弔住，再出來要殺日中。日中曰：「人妻被你拐，夫又被你殺，我陰司也不肯。若要殺，可與我夫妻相見，作一處死罷。」性慧曰：「你死則秀英無所望，便終身是我妻，安肯與你同死。」日中曰：「然則全我身體，容我自死罷。」性慧曰：「我且積些陰功。方丈後有一大鐘，將你蓋在鐘下，與你自死罷。」自蓋入鐘下去後，秀英日夜哭啼，拜禱觀音佛，願有人來救他丈夫。

過了三日，有參政邵一德，夜夢安福寺方丈中，鐘蓋一黑龍，初亦不以為意。至第二、第三夜連夢之，心始疑異。乃命轎往安福寺方文中坐。果有一大鐘，令手下扛開看，有一人餓將死，但氣未絕。邵參政知是被人所囚者，即令以粥湯漸漸灌下，一飯頃少蘇，乃曰：「僧性慧拐我妻削髮為僧，又將我蓋在鐘下。」邵參政命拿僧性慧，即時拿到，但四處搜，並無婦人。邵參政再命嚴搜。乃於複壁中，有鋪地木板。公差揭起木板，有梯入地下，從此梯下去，乃是地樓，點燈明亮，一少年和尚在坐。公差叫他上來，拿見邵參政。其和尚即鄧秀英也。見夫已放出，性慧已鎖住，秀英乃從頭敘其先時脫誘之計，到寺強姦之情，後來削髮之由，及已聞聲見夫之事，日夜拜祝之哭，一一明白。僧性慧不能抵辯，只磕頭曰：「死罪甘受，願赦責打。」邵參政審曰：「審得淫僧性慧，稔惡貫盈。與生員丁日中交遊，酒食征逐。見其妻鄧秀英美麗，巧計橫生，賺其入寺看夫，強行淫污，劫其披緇削髮，混作僧徒。雖抑鬱而何言，將待機而圖報。偶日中之來寺，幸秀英之聞聲相見，泣訴未盡衷腸之話，群僧拘執欲行刃殺之凶。懇求身體之全，得蓋大鐘之下。乃感黑龍之被蓋，夢入三更；因至方丈而開鐘，餓經五日。丁日中從危得活，後必亨通；鄧秀英撞死復生，終當完聚。性慧拐人妻，坑人命，合梟首以何疑。群僧黨一惡、害一生，皆充軍於遠衛。」判訖，將性慧斬首示眾，其助惡眾僧，皆發充軍。邵參政又責秀英曰：「你當日被拐，便當一死，則身潔名榮，亦不累夫有鐘蓋之困。若非我感夢而來救，夫不為你而餓死乎！」秀英曰：「我先未死者，以不得見夫，未報此僧之仇，將圖見夫而死。今夫已救出，僧已就誅，妾身既辱，不可為人，固當死決矣。」即以頭擊柱，流血滿地。邵參政命人持住，血出暈倒，以藥醫救，死而復生。邵參政謂丁日中曰：「依秀英之所敘，其始之從也，勢非得已。其不死因欲得當以報仇也。今擊柱甘死，可以明志，汝其收之歸。」丁日中曰：「吾向者正恨其不死以圖後報仇之言為假，今見其撞死，則非偷生無恥者，使不復生，則今世永別耳。幸而不死，吾其待之如初，當來世重會也。」日中夫婦雙雙拜謝而去。歸，以木刻邵參政之像，朝夕奉事不懈。其後日中亦登第，官至同知。

按：日中被困，夢兆黑龍，固天數之未絕。然惹此禍者，非從秀英見僧留之午飯而起。蓋在日中與僧交遊，故僧乃造其家，秀英乃出見之。推原其由，不起於日中乎！故古語曰：「不通僧與道，便是好人家。」良不誣也。